

毛澤東同志 論唯物辯証法的範疇

(仅供內部參考)

湖 北 大 學

1960.5.

目 录

一、本質与現象.....	(1)
二、內容与形式.....	(15)
三、必然性与偶然性.....	(26)
四、原因与結果.....	(33)
五、可能性与现实.....	(44)
六、全部与局部.....	(55)

一，本質与現象

事物的本質和現象

(論自由主义的表現和實質)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現。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清描淡写地說一頓，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結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負責任的背后批評，不是積極地向組織建議。當面不說，背后乱說；开会不說，会后乱說。心目中沒有集体生活的原則，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說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見第一。只要組織照顧，不要組織紀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結，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確的意見斗争和爭論，而是个人攻击，鬧意見，洩私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听了不正確的議論也不爭辯，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話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見群众不宣傳，不鼓动，不演說，不調查，不詢問，不关心其痛癢，漠然置之，忘記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見損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釋，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認真，无一定計劃，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擺老資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317——318頁）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們。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質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同上，第319頁）

互相矛盾的現象中包含着同一本質

（論国民党两面政策的总根源）

国民党内的主要統治集团，坚持独裁統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国家的軍隊縮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間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变叢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減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員和統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

为什么在国民党主要統治集团领导下会产生这种严重情况呢？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反动阶层，壟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轄之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們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們也說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們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們也說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們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

他們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認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們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他們在各方面都采取这样两面政策。例如：共面虽在抗日，一面又采取消极的作战政策，并且还被日本侵略者經常選擇为誘降的对象。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經濟，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买办的資本，壟断中国的主要經濟命脉，而殘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資产階級和自由資产階級。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殘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絲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共党問題为一政治問題，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一面又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殘酷地压迫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看成他們的所謂“第一个敌人”，而把日本侵略者看成“第二个敌人”，并且每天都在积极地准备內战，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共产党。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建立一個“近代国家”，一面又在实际上拚死命保持那个大地主、大銀行家、大买办的封建独裁法西斯統治。一面和苏联在形式上保持外交关系，一面又在实际上采取仇視苏联的态度。一面同美国孤立派合唱“先亚后欧論”，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也就是延长一切法西斯的寿命，延长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統治的寿命，一面又在外交上投机取巧，把自己打扮成为反法西斯的英雄。要問如此种种的自相矛盾的两面政策从何而来，就是来自大地主、大銀行家、大买办社会阶层这一个总根源。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1068——1069頁）

不同的本質表現為不同的現象

（論对待民主改革的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个說：立即結束，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一个說：等一氣再結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却不能还政于联合政府。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两种做法的表现：真做和假做。

第一种，真做。这就是立即宣布廢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綱領，如同我們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国人民的現时要求，以便恢复民族团結，打敗日本侵略者。为着討論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圓桌會議，成立協議，动手去做。这是一个团結的方針，中国人民是坚决拥护这个方針的。

第二种，假做。不顧广大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謂“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維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謂“宪法”，使那个仅仅用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沒有民意基础的、強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謂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誰要不贊成，就說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統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討伐令。这是一个分裂的方針，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針的。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1091頁）

假象與本質

問：据我所知，日本一面进行战争，一面又在上海放出和平空气。日本的目的究竟何在？

答：日本帝国主义在达到它的一定步驟后，它将为着三个目的再一次放出和平的烟幕彈。这三个目的是：（一）巩固已得的陣地，以便作为第二步进攻的战略出发地；（二）分裂中国的抗日陣綫；（三）折散世界各国援助中国的陣綫。現在的和平空气，不过是施放和平烟幕彈的开始而已。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341頁）

反動派力圖蒙蔽事情的真相，我們則主張弄清真相，揭露事情的本質

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鎖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聞記者參觀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許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洩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聞記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門堵上，不許一个新聞記者再来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鎖。因此，我感到我們有責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們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国的全部情况之后，才有可能了解中国的两个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何以有这样的不同，何以有这样的两条路綫之爭。只有这样，才会使人們了解，两党的爭論，不是如有些人們所說不过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甚至是意气用事的爭論，而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問題的原則的爭論。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1077頁）

不爲表面現象以迷惑，深入認識事物的本質

斯大林格勒之战，英美報紙比之为凡尔登战役，“紅色凡尔登”之名又傳遍于世界。这个比拟并不适当。今天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凡尔登来，有性質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有許多人在这种时候还被德国的攻势所迷惑，以为德国还有获胜的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于一九一八年冬，在一九一六年，德軍曾向法国要塞凡尔登举行数度的进攻。当时德軍的战役統帅是德国皇太子，投入战斗的力量是德軍的最精銳部分。当时的战斗是帶决战性的。德軍猛攻不克，整个德奥士保障綫再也找不到出路，从此日益困难，众叛亲离，土崩瓦解，走到了最后的崩潰。然而当时英美法陣綫方面，还没有看出这种情况，以为德軍仍极強大，不知道自己的胜利已經快到面前。在人类历史上，凡屬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掙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們也往往在一个期間内被这种外強中乾的現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實質。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掙

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挣扎。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綫内的人们也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质。自从八月二十三日德軍全部渡过頓河河曲，全面地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九月十五日德軍一部打入該城西北部工业区，至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紅軍突破該区德軍包圍綫为止，共計进行了四十八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一终于胜利了。在这四十八天中，这个城市每天勝負的消息，紧系着无数千万、万万人民的呼吸，使他們忧愁，使他們欢乐。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在这四十八天中，世界人民的注視斯大林格勒，和去年十月間世界人民的注視莫斯科，其关心程度，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905——906頁）

透过目前表面現象，預見將來的新的本質矛盾

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而第五年以后的抗战形势，实处于爭取胜利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不但和抗日的第一第二年不相同，也和抗日的第三第四年不相同。抗日的第五第六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謂“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这种情况，整个反法西斯各国在目前階級上都是有的，整个中国也是有的，不独八路军新四軍的各个根据地为然，但是尤以我軍的各个根据地表现得特别尖銳。我們要爭取两年內打敗日寇。这两年将是极端困难的两年，它同抗日的开头两年和中間两年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特点，革命政党和革命軍隊的領導人員必須事先看到。如果他們不能事先看到，那他們就只会跟着時間迁流，虽然也在努力工作，却不能取得胜利，反而有使革命事业受到損害的危險。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截至今天为止，虽然已比过去增加了几倍的困难，但还不是极端的困难。如果現在沒有正確的政策，那末极端的困难还在后头。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

过如此。他們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繞过暗礁。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901——902頁）

必須对整个事物的本質进行科學分析，才不爲局部

的暫時的現象所迷惑

現时的客觀情况，还是容易給只观察当前表面現象不观察实質的同志們以迷惑。特别是們我在紅軍中工作的人，一遇到敗仗，或四面被圍，或強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屬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拋棄实質的观察，是因为他們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質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106頁）

以現象爲嚮導，进而掌握事物的本質，乃是科學的分析方法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革命的主觀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現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这样看法的同志們）发生悲觀的念头，但若从实質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說，現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三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經得了充分的証明。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实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响导，一进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实質，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105頁）

主觀主義的方法：主觀地誇大片面的和表面的現象

爲全面的和本質的東西

他們“估計形勢”的方法，是把對他們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間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現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質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們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

人的強大和暫時勝利，我們的弱小和暫時失敗，群眾的覺悟不足，敵人的內部矛盾，中間派的進步方面等），則害怕承認，或熟視無睹。他們从不設想到可能的最困難和最複雜的情況，而只是夢想着不可能的最順利和最簡單的情況。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02頁。附錄）

觀察問題必須從本質的東西出發

如果否認新階段和新任務，否認國民黨的“開始轉變”，並且邏輯的結論也將不得不否認一年半以來一切為爭取和平而鬥爭的各派勢力努力的成績，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頓在舊位置，一步也沒有前進。

為什麼這些同志作出這種不妥當的估計呢？原因在於他們觀察時局不從根本之點出發，而從許多局部和一時的現象（佐藤外交，蘇州審判，壓制罷工，東北軍東調，楊虎城出洋等等）出發，於是形成一幅暗淡的畫圖。我們說國民黨已經開始轉變，但我們同時即說國民黨並沒有徹底轉變，國民黨的十年反動政策，要它徹底轉變而不用我們和人民的新的更多更大的努力，這是不能設想的事情。……

“他們是一心要破壞我們”。對的，他們總是在企圖破壞我們，我完全承認這種估計的正確，不估計這一點就等於睡覺。但問題在破壞的方式是否有了改變。我以為是有了改變的，從戰爭和屠殺的政策改變到改良和欺騙的政策，從硬的政策改變到軟的政策，從軍事政策改變到政治政策。為什麼有這種改變？資產階級和國民黨處在日本帝國主義面前不得不暫時向無產階級找同盟軍，也和我們向資產階級找同盟軍一樣。觀察問題應從這一點出發。國際上，法國政府由仇蘇轉變為聯蘇，同此道理。我們在國內的任務，也從軍事的變到政治的。我們不需要陰謀鬼計，我們的目的是團結資產階級和國民黨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70—272頁）

在革命的羣衆運動中要看清主流，掌握本質

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

們，便是打击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体面。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們在革命时期內的許多所謂“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和县农会，已經做了若干錯处，竟有循地主之請，派兵拘捕下級农会職員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監獄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員长、委員。这个錯誤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員长、委員，当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錯誤。我們要反对那些所謂“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紳打击貧农階級的錯誤行动。事实上，貧农領袖中，从前虽有些確是有缺点的，但是現在多数都变好了。他們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賭，清盜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据衡山的調查，貧农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尙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問題，也只能在农会整頓紀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傳，對他們本人进行訓練，把农会的紀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損害貧农階級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紳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23—42頁）

在发展的問題上，目前不是批評冒進的問題。說現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災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災害）和經營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仍然有困难，許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建設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進他們的這種積極性。對於他們說來，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這種狀況的農民，占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這就是說，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禦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這種感覺，已經在廣大的貧農和非富裕的農民中間迅速地發展起來。富裕的或比較富裕的農民，只占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們是動搖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前面說過，貧農和非富裕的農民中間也有許多人，因為覺悟不高，暫時還是觀望的，他們也有搖擺；但是同富裕農民比較，他們是容易接受社會主義的。這是實際存在的情況。而我們的有些同志卻忽略了這種情況，認為現在剛剛發展起來的幾十萬個小型的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已“超過了實際可能”，“超過了群眾的覺悟水平”，這是看見了較小量的富裕農民，忘記了最大量的貧農和非富裕農民。這是第一種錯誤思想。

這些同志還對於共產黨在农村中的領導力量和廣大農民對於共產黨的熱忱擁護這樣一種情況，估計不足。他們認為我們的黨對於幾十萬個小型合作社都難於鞏固，大發展更不敢設想。他們悲觀地描寫黨在領導農業合作化工作中的現時狀況，認為“超過了干部的經驗水平”。不錯，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場新的革命。過去我們只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經驗，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但是怎樣去取得這種經驗呢？是用坐着不動的方法去取得呢，還是用走進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中去、在鬥爭中學習的方法去取得呢？不實行五年計劃，不着手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工作，我們怎麼能夠取得工業化的經驗呢？五年計劃中就有農業合作化的部分，我們不去領導農民在每鄉每村都辦起一個至幾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來，試問“干部的經驗水平”從何處得來，又從何處提高呢？顯然，所謂現時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狀況“超過了干部的經驗水平”這樣一種思想，是一種錯誤的思想。這是第二種錯誤思想。

這些同志看問題的方法不對。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

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的東西。應當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質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必須逐一地將它們解決。但是，不應當將這些看成為本質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們必須相信：（1）廣大農民是願意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2）黨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這兩點是事物的本質和主流。如果缺乏這種信心，我們就不可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基本上建成社會主義。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單行本第18—21頁）

掌握事情的本質，工作就有了把握

常常聽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務時說出來的一句話：沒有把握。為什麼沒有把握呢？因為他對於這項工作的內容和環境沒有規律性的了解，或者他從來就沒有接觸過這類工作，或者接觸得不多，因而無從談到這類工作的規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況和環境給以詳細分析之後，他就覺得比較地有了把握，願意去做這項工作。如果這個人在這項工作中經過了一個時期，他有了這項工作的經驗了，而他又是一個肯虛心體察情況的人，不是一個主觀地、片面地、表面地看問題的人，他就能夠自己做出應該怎樣進行工作的結論，他的工作勇氣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觀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問題的人，跑到一個地方，不問環境的情況，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現狀），也不觸到事情的本質（事情的性質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內部聯繫），就自以為是地發號施令起來，這樣的人是沒有不跌交子的。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88—289頁）

要反映事物的本質，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

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

統，就必須从感性認識跃进到理性認識。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290頁）

馬克思列宁主義的態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方法，对周圍环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不是單純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說的那樣：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結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結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从它找立場，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的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我們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觀存在着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联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变的內部联系，作为我們行动的响导。而要做到这样，就須不凭主觀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書本，而凭客觀存在的事实，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这种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罗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学的結論。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821—822頁）

人們在實踐过程中由認識現象进到認識本質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現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間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

外面的人們到延安來考察，頭一二天，他們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觸了許多的人，參加了宴會、晚會和群眾大會，聽到了各種說話，看到了各種文件，這些就是事物的現象，事物的各個片面以及這些事物的外部聯繫。這叫做認識的感性階段，就是感覺和印象的階段。也就是延安這些各別的事物作用於考察團先生們的感官，引起了他們的感覺，在他們的腦子中生起了許多的印象，以及這些印象間的大概的外部的聯繫，這是認識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人們還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理論（即合乎邏輯）的結論。

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復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里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的突變，產生了概念。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繫，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繫了。概念同感覺，不但是數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質上的差別。循此繼續，使用判斷和推理的方法，就可產生出合乎理論的結論來。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84頁）

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85—286頁）

如果要直接地認識某種或某些事物，便只有親身參加變革現實，變革某種或某些事物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觸到那種或那些事物的現象，也只有在親身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暴露那種或那些事物的本質而理解它們。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86頁）

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規定

每一物質的運動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質，為它自己的特殊矛盾所規定。這種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會現象和思想現象

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775頁)

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着，事物的性質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減程度来决定的。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789頁)

对于事物的本質的認識过程：由特殊到

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

就人类認識运动的秩序說来，总是由認識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总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当着人們已經認識了这种共同的本質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認識为指导，繼續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質，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質的認識，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質的認識不致变成枯槁的和殭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認識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認識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認識不断地深化。我們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問題上的錯誤，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認識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質，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認識諸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們認識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質以后，還必須繼續研究那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們的教条主义者是懶汉，他們拒絕對于具体事物做

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現的东西，把它变成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并且顛倒了这个人类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类認識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776—777頁）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結上的特殊性，就是說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質，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則暴露过程的本質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們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778頁）

二 内容与形式

内容和形式的統一（論政治和藝術的統一）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觀也并不等于艺术創作和艺术批評的方法。我們不但否認抽象的絕對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認抽象的絕對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階級社会中的各个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階級社会中的任何階級，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階級对于无产階級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階級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檢查它們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处于沒落时期的一切剝削階級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間所存在的矛盾。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艺术的統一，内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統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無論政治